



传承

上海市第二中学 何诗韡

近年有一档节目相当火爆——《欢乐喜剧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无论是开场的相声名人李菁，后来的“相声界的吴彦祖”曹云金，还是最后接棒的“嘻哈包袱铺”高晓攀、尤宪超组合。进行着比拼的六组选手中，始终有着一组以相声人的身份站在那个璀璨的舞台上表演。

相声比起小品，是略微吃亏的。小品通过肢体语言进一步加强了笑料包袱的效果，有些语言上的不足，也因故事的剧情和表演而得到了弥补。而相声，更多靠的是语言上的功底，剧情上和形式上没有小品那样充满视觉效果的魅力。

然而这些艺术家却仍然坚持让相声表演立于众小品之中，其中不能否认，有着革新，有着突破，但更多的是传承。

《有相有声》的结尾，二十八名相声人齐齐登台，齐声吟诵着祖训，气势恢宏，这个时代相声的传承人向我们展示了在创新的元素背后屹立着的精神，那是永不会被相声人所遗忘的、秉持坚守的信念。

《梨之院》讲的是三位在养老院中的老艺术家因为争抢年轻人传承自己的手艺而产生的一系列冲突。故事中穿插着三种中国传统曲艺文化，规模庞大的助演团队几乎将舞台占得一丝空间都不剩，声势浩大的表演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传统曲艺的魅力所在。然而片刻后的结尾，三位艺术家一声低叹，静卧睡去。高晓攀独自一人，一步一走，手中白扇一张一合，行云流水间功底一展无余。他代表着青年传承者，站在聚光灯下。孤寂落寞的气氛与之前锣鼓冲天的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令人深思。

试想一下，若是百年之后，你的曾孙

站在博物馆的橱窗玻璃面前，看着你这一代耳熟能详的传统文化，而他却视之若文物，用着瞻仰和赞叹的情怀，该是怎样的一种悲哀。这已经不叫代沟了，这是鸿沟。

一样事物在进入了博物馆之后，便代表着即将消逝。因为是孤本所以才格外有保护的价值。尽管它被保留了下来，却永远地与我们一壁之隔，隔着这道冷冰冰的玻璃，你的心还能感受得到那份血脉之亲的共鸣吗？它就会遥远得像是古代文物，而再非文化。

华夏五千年的绵长文化怎甘心就如此渐渐同化，消逝？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不会甘心。

我想，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在祖训齐声响起的那一刹那，血脉偾张，热血沸腾了。因为那是我们一脉传承的炎黄血脉在自豪，身体每一滴血液每一寸细胞都在随之共鸣的结果。

心中仿佛也有一个声音在同时酣畅淋漓地大声高诵：

“传于吾辈门人，诸生须当敬听。……”

点评：

本文以小见大，从生活中人人皆乐于被博之一笑的小品和相声为切入点，关注到了曲艺这类传统艺术文化背后值得大众去关注的传承延续和弘扬光大的问题，视角独特。作者的情绪很好地由文字传达并与读者产生了共鸣，使之感触颇深，也不禁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未来而心生感慨。

指导老师：张菁

投稿来信：静安区梅园路77号
1716室《学生导报》编辑部《红花》收
投稿邮箱：joan1966@163.com

探戈，起舞于稻田

交大附中嘉定分校 胡芃阳

诗人王寅《朗读》一诗的意象如同多数现代诗般波谲云诡，虽已阅过数遍，但仍存留着一股扑朔迷离之感。但毋庸置疑的是，我从中瞧见了一位诗人逆行于人潮中的铿锵身影。诗人是时代幕布下的孤独先驱。

若将人间比作舞台，诗人的角色必然是演员。座上宾客或有白领，有学生，有霸道总裁，那都不重要，他们的统称叫观众——黑色的鸟。此次表演朗诵的王寅自己都知道，他的诗不能让每一位观众都落泪，那么观众为何都提前备好手帕？或许是有人告诉他们“要这么做”，至于为什么，谁知道呢。

世间没有绝对，然而人类社会的规则，是认可率最高的相对，便会被贴上“正确”的标签。但那意味着仍有少数人有不同的看法。我想问题已经有了了解答。因为用千篇一律的视角去看规则外的东西，所以看不懂。因为要使我们脱离赖以生存的规则框架，所以诗人才要把不同写出来，让我们思考，让我们睁开眼睛。

现代诗人，这个兼备恶言与赞美的群体，是时代幕布下的孤独先驱。他们看得更远更多。他们从看似稳固安定的东西中得到了思考。他们明白，作为一个人，行事标准并非绝对的正确，而是相对于自己的适合；不

是明白“要这么做”，而是思考“为什么”，“怎么做”。就像许久未曾流通的死水，观众们多多少少钝化，固化，用传统及普遍的量产外壳包裹住自己。对时代的局限与停滞不满的诗人，本着对真我的渴盼，一次次用迥异于前辈的风格冲击人们的灵魂禁区。

我想这群演员的下一表演或许是探戈吧。舞中之王的灵动莫测，与诗人们自由的视角是如此的相似。只能说古往今来一向如此，出身妓院，受人们冷眼相待的渺小起源从未能平息过探戈激越奔放的舞步踏出的自由鼓点。他依旧征服了世界。因为在他身上没有死寂约束，有的只是多元素艺术与炽热情感的交汇。当舞台换为稻田，当礼服换为布衣。谁说在稻田中就得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插秧？稻田也只是稻田罢了。插秧也只是为了收获罢了。不妨和着野风与口哨，跳一支探戈，起舞于稻田。

我相信诗人们的苦心不会白费。人们的反思与革新终将被唤醒。届时，挣脱繁缛传统框架的滚滚洪流势必冲毁残颓船塢般的所谓正确的落脚点。每个人都能成为诗人；为了看到真实的自己和真实的世界，每个人也必须是诗人。不是说刻意地去质疑什么，反对什么；而是说，生命，本就是缤纷的。

